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缪荃孙研究

杨洪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繆荃孙研究

杨洪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缪荃孙研究 / 杨洪升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2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5261-0

I. 缪… II. 杨… III. 缪荃孙(1844~1919)—人物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5508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缪荃孙研究

杨洪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1.5 插页 2 字数 457,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5261-0

I · 2055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新
华
书
店
PDG

序 一

我师从程千帆先生，学的是唐宋诗，以后与先生合著《校雠广义》，则是始料不及的。这些年来，我大抵是兼顾文献学与诗学。杨洪升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对古典文献学情有独钟，而且痴心不改，这清楚地反映在他的这部专著中。

缪荃孙是清末民初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化教育方面，他在晚清政权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江南图书馆（后来发展为南京图书馆）与学部图书馆（后来发展为国家图书馆），还创办了江楚编译局、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后来发展为南京大学）。在目录学方面，他帮助张之洞编纂了《书目答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使编目程式化，使得公私善本书目的编目工作变得更加统一规范，容易操作。在版本学方面，他不断地搜集、整理、出版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与刻书题跋，普及了版本学知识，使得读书、治学、藏书注重研究版本蔚然成风。在金石学方面，他编纂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收录其三十年所聚碑版一万零八百种，被誉为“历来金石收藏家之冠”。在方志学方面，他编纂了《光绪顺天府志》、《光绪湖北通志》、《宣统江苏通志》、《（民国）江阴县续志》等一批堪称典范的著作。在刻书方面，陈垣曾称赞道：“艺风生平刻书甚夥，嘉惠士林，有清末叶，无与伦比。”遗憾的是，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位文献学家，多年来学界研究得却很不够。杨洪升的这部专著第一次对缪荃孙的文献学成就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杨洪升有考据癖，记得《全宋诗》出版不久，他就在辑佚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本书在文献考订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譬如缪荃孙“交

游考”、“著述考”、“藏书流散考”、“集外题跋辑考”、“校书考”、“编刻书考”、“批校前人金石著述考”等章节。除“交游考”外,其余各部分均采用目录学的方法,对各种文献的内容与形式做了详细地描述,还记载了藏书印记、序跋以及藏书处,并作了必要的考证。“著述考”的“代人撰著”部分,共著录款目三十三条,都一一交代了依据。关于《书目答问》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文中引张之洞的学生、缪荃孙的朋友王秉恩一跋,跋云:“文襄(指张之洞)知君(指缪荃孙)熟于目录版本,命君草创《书目答问》稿。”这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该书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显然,这些考述文字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缪荃孙提供了完整而实用的资料。

当然,作者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通过考据来说明一些问题,并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来。如读了“交游考”,我们就会知道缪荃孙的学术渊源以及时代学术风尚。像丽正书院的山长丁晏“教以读经先研究小学”;座师李文田勖以目录之学;缪荃孙受知于显宦张之洞,终身获益非浅;其与王懿荣情趣相投,书札往还,多谈论金石版片和书籍;与叶昌炽皆勤于访碑,有所得必互通有无;与出版家张元济多有交往,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即缪荃孙首倡之;陈庆年为缪荃孙得意门生,后缪荃孙创办江南图书馆,由陈庆年任坐办;曹元忠亦为缪荃孙高第弟子,缪荃孙总领江楚书局,聘元忠为分纂,后创办学部图书馆,也引元忠为助;柳诒徵受知于缪荃孙,亦为缪之学生,后来接办国学图书馆,使老师未尽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余不一一。再如作者于“藏书流散考”之后,总结出三点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一是缪氏藏书的流散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联;二是缪氏遗书在流散中多为递藏各家所宝爱;三是公共图书馆是私人藏书的最终归宿。这样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就论述方法而言,该书的鲜明特点是一切凭材料说话,决不进行空泛的议论。如作者曾谈到缪荃孙精于目录、版本之学,使其在辑佚时能够广泛搜取资料,最大限度地获得佚文。接着举例说:“如其辑元元明善《清河集》,诗十四篇取自《元诗选》乙集;文三十九篇,分别取自《元文类》、《湖北金石存佚考》、《两浙金石志》、《安南志略》、《名臣事略》、《茅山志》、《铁网珊瑚》、《阙里文献考》、明本《宛陵集》以及

金石拓本,《元学士文序》取自吴澄《吴文正公集》;附录一卷分别取自《元史》、张养浩《张文忠公集》、《元文类》。取材之广,非博涉者不能为之。尽管仅得原书十分之二,也是仅见者。今人李修生辑《全元文》即不出该书范围,今人编印《续修四库全书》,也系据该本影印。”还有什么论述能比这些材料更有说服力呢?

作者也善于用统计资料说明问题,如作者谈到《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收录集部书籍的数量与比重是不同的,“《藏书再续记》收录了六十三种,约占这一时期藏书的百分之五十五,大概此时清社既倒,经学不再受到重视,而集部书大受欢迎,此时期荃孙经部书仅收四种,只占百分之六”。再如作者通过剔抉爬梳,将《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收录序跋的一百多位作者的姓名都罗列了出来,这就为人们做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作者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些名家的题跋多有佚在诸家文集之外者,故此藏书三《记》也可谓为辑佚之渊薮。像其中所收卢文弨跋《仪礼识误》即为中华书局一九八零年出版的《抱经堂文集》所无,陈文和主编的《钱大昕全集》也曾从三《记》中辑得佚文。”作者还善于将统计资料进行比较,以便更加鲜明地说明问题,如作者谈到“缪荃孙收录金石著作达二百余种,且钞稿本居多。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四库全书》收录金石著作三十六种,《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六十六种,缪荃孙所藏则是它们的数倍,相比之下,益见缪氏收藏之富”。

在本书中,作者还多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如“《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研究”,“《常州词录》”、“《皇朝经世文续编》”、“《续碑传集》”研究、“略论《艺风堂金石文字目》”、“金石题跋十则平议”、“略论《江阴县续志》”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即以《常州词录》为例,作者从收录范围、编辑体例、详注出处、校勘认真等方面,充分肯定了《常州词录》的价值,就收录范围而言,作者指出:“《常州词录》搜采广泛。凡三十一卷,共收录词人四百九十八家,得词三千一百一十首,其中闺秀有八十三家,方外八家。以一代之时限,一郡之地限,裒集如此之多,非广见博闻,收藏丰富者不能为之。”读了作者对《常州词录》的分析,我们也就充分认识到了缪荃孙在编纂总集方面水平之高,成就之大。

缪荃孙是文献学大家,这部书的资料又特别翔实,读后有许多收获,同时也受到不少启发。但是真要撰文作些评介,又觉得力不从心,洪升让我写序,不获辞,于是便写了上面这点感想。

徐有富 2007 年 12 月 29 日于问津阁

序 二

光宣之际迄于民初，言藏书，言版本校雠，言目录碑版，当推江阴缪艺风荃孙为大宗。艺风早岁从顺德李文田、南皮张之洞学，又私淑黄蕙圃。同治甲戌，代张之洞辑《书目答问》，一手经理，因之名声鹊起，士林仰慕。其后数十年，丹铅不去手。于目录之学，著《艺风藏书记》八卷、《续记》八卷、《再续记》一卷，《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五卷、《方志目》一卷，辑《蕙圃藏书题识》十卷，为张钧衡撰《适园藏书志》十六卷，为盛宣怀撰《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为刘承幹撰《嘉业堂藏书志》千二百余篇稿本十七册。于金石之学，著《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续目》三卷，《金石分地编目》三十二卷，《江苏金石志》二十四卷，《湖北金石志》十四卷。于史传，辑《续碑传集》八十六卷，清国史儒林、文苑、循良、孝友、隐逸五传。于总集，辑《辽文存》六卷，《常州词录》三十一卷，代盛宣怀辑《经世文续编》八十卷。于丛书辑刻，有《藕香零拾》三十九种一百二卷，《云自在龕丛书》三十六种九十八卷，《烟画东堂小品》二十六种三十五卷，《对雨楼丛书》五种三十五卷，《宋金元明人词》十七种二十八卷，《名家词》十七种二十三卷。又为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为刘世珩刻《贵池先哲遗书》，为张钧衡刻《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为刘承幹刻《嘉业堂丛书》，为端方刻《东坡七集》，为胡聘之刻《山右石刻文编》，为吴重惠刻《山左人词》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南图书馆创办，延为监督。宣统三年（1911）京师图书馆创办，又延为监督。陈寅恪诗“图籍艺风充馆长”，是之谓也。此皆荃荃大者，已有目不暇接之慨。邓之诚云：“光绪以来，先生流略之学，海内推为第一。”谢国桢云：“荃孙博见异书，勤于纂辑，于晚清各家刊刻丛书之役为力最多。”洵非过誉。犹忆二十年前，从先师绍曾先生问学，先生命读《张元济友朋书札》，嗣又命

读《艺风堂友朋书札》，百余年间学问之升降，藉窥涯略，而于缪氏、张氏俨然一代文献所系，亦粗知端绪。迩来菊生先生遗著次第整理刊行者，有《张元济诗文》、《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又有年谱、评传多种，其成就渐为世重。缪氏著述之刊行，则《日记》、《友朋书札》外，颇见寥落。先师有鉴于此，有《艺风堂文集》、《书札》、《年谱长编》之辑，惜晚年精力就衰，壮志未酬。杨君洪升，数年前负笈金陵，从徐有富教授游，为博士弟子，适为艺风老人讲学钟山书院、创办江南图书馆之地。瞻望五朝文物，无任高山仰止之感。乃发奋董理缪氏学术行谊，撰《缪荃孙研究》一书，以表彰其成就。二〇〇五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博士学位。时余新领国家清史纂修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即《艺文志》），亟邀洪升移驾相助。洪升即于七月底来济，赁屋山大南路，为暂居之地。夫人留宁，翘首北望也。一日余到洪升寓所，作长夜之谈，但见图书累累，狼藉满床，《艺风老人日记》摊置桌椅之上，书眉行间，批校纵横，真读书种子，不数数见者。自是盘桓东省两年，屡至京沪阅书，补撰“艺风交游考”、“著述考”、“方志学”各节，增订版本学、金石学诸项，裒然四十万言，视昔倍蓰。去夏，洪升博士后出站，应聘南开大学讲席。余喜其自立有期，复惜良友不能伴朝夕也。握别之日，嘱其修订付梓。未几闻讯，南开大学拟予资助。乃商之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兴康社长，慨允接收。书将刊行，洪升乞余一言，冠诸简端。因不辞浅陋，聊述所见，以告世之君子。

二千又八年元月六日

滕州杜泽逊序于山东大学槐影楼

目 录

序 一	徐有富 1
序 二	杜泽逊 1
绪 论	1
第一章 生平	7
第二章 交游考	25
第三章 著述考	67
第四章 藏书研究	139
第一节 藏书小史	139
第二节 善本书特点	149
第三节 藏书流散考	169
第四节 藏书思想	187
第五章 建设公共图书馆	195
第一节 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	195
第二节 缪荃孙与学部图书馆	202
第三节 历史意义和影响	208
第六章 目录学研究	211
第一节 目录学著作分类	211

第二节	目录分类的特点	212
第三节	鉴赏考订并重	217
第四节	编目程式化	221
第五节	《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研究	223
第七章	版本学研究	237
第一节	精于鉴别	238
第二节	探讨和总结	248
第三节	传承和影响	254
第四节	集外题跋辑考	257
第八章	校勘学研究	271
第一节	目录版本学家之校勘	271
第二节	校书考	278
第三节	客观看待缪荃孙的校勘成果	317
第九章	编刻书研究	323
第一节	编刻书考	323
第二节	版刻特色	352
第三节	编刻丛书的特点和贡献	355
第四节	编刻总集研究	371
第五节	编撰史表和《续碑传集》的成就	382
第十章	金石学研究	394
第一节	金石拓本的搜集及其特色	394
第二节	对金石碑版的整理	403
第三节	略论《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410
第四节	金石题跋十则平议	422

第五节	批校前人金石著述考	427
第六节	对金石文献的利用	435
第十一章	方志学研究	441
第一节	方志学特色	441
第二节	略论《江阴县续志》	455
结 论		467
主要征引书目		471
后 记		491

绪 论

—

晚清民初的文化是多元的^①。一是今文经学大盛,二是西学东渐,三是代表清学特色的乾嘉考据之学余绪依然强劲。今文经学的兴盛,带来的是思想政治的变革,所以陈寅恪说:“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②西学东渐带来的是民主与科学。考据之学则是我们传统文化、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考据之法,孕育着近现代的科学精神。此三者都是我们现当代文化源头所在,我们应该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价。

对晚清民初的学术界来说,前两种文化是这一时期的“新”潮流,而后者则是传统固有的“旧”的文化。民国以来,前者为人们作为先进的文化大加歌颂,而后者却被人们当作陈腐误国的东西扭曲着、批驳着,其学术成果也长期没有被正确认识 and 评价。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考据学,是清代考据学在乾嘉间发展到顶峰完全成熟以后的持续发展阶段,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治考据学之学者众多^③,他们继承

① 本文所说的“晚清民初”大体指史学中所说的“近代”,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

② 陈寅恪《宋延丰突厥通考序》,见《寒柳堂集》页162,三联书店,2001年版。本书所引用文献,同一书再次引用者注释稍以简化,如版本不同则仍详细著录,未著录者皆以第一次出现的版本为准。

③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载有清一代的朴学家凡三百七十五位,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就有五十四位,当然支氏失载者尚不少,如嘉兴沈曾植、会稽李慈铭、太仓陆增祥、湖州陆心源、仁和谭廷献等皆为一时绩学之士。至于为诸家羽翼者,则不可胜数。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

了乾嘉学派成熟的考据学家法,沿袭其途辙,著作宏富,其学术水平也完全可以和乾嘉学者相媲美。像俞樾、孙诒让、皮锡瑞、刘师培等治经学、小学,屠寄治元史,王先谦治《汉书》,陈介祺、吴大澂、王懿荣、缪荃孙、叶昌炽等治金石,杨守敬治地理,皆成就斐然,著述之精驾乾嘉而上之。这一时期的考据学较乾嘉间也有新的拓展。西北史地之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①,治此学的顺德李文田便是代表人物之一,所著《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所论皆精确不移。目录版本之学获得进一步发展,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学术地位获得广泛认可,缪荃孙为一时宗主,叶德辉《书林清话》的问世则宣告版本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目录学中独立了出来。编刻书空前繁盛,所谓“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②,《中国丛书综录》所载丛书这一时期刊编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使将晚清看作清学蜕分和衰落期的梁启超也承认,“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③。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学者们,无论思想新与旧,像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等,都受过考据学的熏陶,他们治学,亦无不对这一时期的考据学有所承继。当时盛行的所谓“国学”,也无非是传统学问在受到西方学术方法训练和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头脑中的反映。处于新旧文化转捩点的晚清民初的考据学对近代、当代的学术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更不容忽视,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了更好地继承先辈留下的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一时期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④现在距晚清民初正值百年之际,是我们客观、全面评价这一时期学术的最佳时期。当然,这一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众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分阶段、分层次、多角度的研

① 陈寅恪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盛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见《寒柳堂集》页162。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条,民国九年(1920)湘潭叶氏观古堂刻本。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1,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④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首阮元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究,而从中选出一些代表人物来研究是首先需要做的。

在当时众多学者中,缪荃孙无疑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一生和中国近代史恰相始终,“恪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早膺史职,于乙部致力最深,拾遗订误,悉本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家法”,“当代掌故,征求讨论,心得甚多”,“为文私淑全氏《鲒埼亭内外编》,以翔实为主,不尚空言”^①。他是典型的承继乾嘉余绪的学者。缪荃孙治学领域十分广泛,成就颇高。晚清民初,海内多以硕儒相推许。顾廷龙先生说:“艺风以金石、目录钻研特深,而掌故、辞章亦所兼擅。时誉所播,俨然领袖。”^②他还是著名藏书家,收藏、整理、编刻文献的成就在其时几乎无人可以比肩。缪荃孙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他一生主讲多家书院,弟子众多,还先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与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也大有干系。所以研究缪荃孙有窥一斑而略知全貌之功效。

二

一个世纪以来,前人陆陆续续对缪荃孙进行过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缪文逵曾撰写了《缪艺风先生著述目》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上,此后王绍曾先生撰写了一篇《缪艺风著述目补》也发表在该报上,罗尔纲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时,也撰有《〈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讹误举例》一文,但他们对缪氏的研究到此就断了线。在其后的数十年里,缪荃孙研究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境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回暖,一九八二年,钱亚新先生曾发表了一篇《略论缪荃孙在目录学上的贡献》^③,两年后又撰写了一篇《缪荃孙与南京》^④,接着也没有了下文,显然他在年高体衰的情况下,对缪氏的研究并没有展开。直到九十年代学者们才更多

① 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见《艺风老人年谱》卷末附录,民国二十五(1936)文禄堂刻本。

② 《顾廷龙文集》页341《艺风堂友朋书札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见《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

④ 见《江海学刊》1984年第1期。

的注意到了这位被遗忘已久的学人,一九九一年,台湾学者张碧惠撰写的《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出版^①,这是研究缪荃孙的第一部专著。一九九四年,《续修四库全书》编纂时,尽管初选收书目录没有列入缪荃孙的任何著作,但后来经戴逸等先生的提议还是将《艺风堂文集》、《艺风堂文续集》收录了进去^②。“《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专一注重于学术,而不滥收资料”^③,收录缪氏的文集是对他的学术充分肯定。一九九七年,江阴市人民政府出于表彰乡先哲之目的,建立了缪荃孙纪念馆,并召开了“全国缪荃孙学术研讨会”,召集专家讨论缪氏的学术成就,次年出版了《缪荃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缪荃孙研究逐渐得以展开,此后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确立了《缪荃孙研究三种》(包括《缪荃孙评传》、《缪荃孙集》、《缪荃孙书札》)研究项目,现正在进行中。

无庸讳言,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前人对于缪荃孙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以缪荃孙的著述为例说明,缪文逵的《缪艺风先生著述目》才收录缪著五十四种,王绍曾先生的补作仅补录七种,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王先生将其补作收入文集时撰跋云:“这是我二十多岁时为补缪文逵《缪艺风先生著述目》的脱漏而写的一篇短文。现在看来,所补仍很不全。”^④张碧惠《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这部目前可见到的唯一一部研究缪荃孙的专著,主要是围绕藏书对缪荃孙的生平、交游、著述情况、刻书活动、图书馆事迹作了一些介绍,对他藏书的聚散,藏书的种类和版本情况以及《藏书记》做了一些探讨。《缪荃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二十二篇文章,分别对缪荃孙的目录学、方志学、藏书情况、刻书情况、图书馆事业、教育事业进行了一些论述。显然,这些研究成果与缪荃孙的学术成就和地位还极不相称,尤其缺乏对缪氏系统、全面的研究。但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前人的研究成果无疑为对缪荃孙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① 张碧惠《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版。

② 见戴逸《语冰集》页288《六谈〈续修四库全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籍整理出版的宏伟工程:〈续修四库全书〉》页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王绍曾《目录本校勘学论集》页1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缪荃孙著述宏富,遍及四部,其著作大部分在其生前已经出版问世,剩余部分像《艺风堂诗存》、《艺风藏书再续记》、《艺风老人年谱》也在民国间陆续出版了,这些材料今天不难找到,为我们研究其人和其学术提供了便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艺风堂友朋书札》,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一生经历复杂、交游广阔,这两部书是研究缪荃孙生平和交游的极好材料。而《续修四库全书》的问世,又为我们阅读相关背景材料提供了保障。对缪荃孙进行全面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三

本书对缪荃孙的研究立足于全面探讨,采取了多种方法,分多个步骤进行。首先对缪荃孙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全面清理,包括其著述、编刻书、批校题跋书等,在做这一项工作时力求亲见原书,无信不征。缪荃孙一生由于各种原因代人著述和编刻书甚多,多署他人名,本书在这方面考证尤力。其次是对可以占有的缪荃孙研究资料和有关背景资料进行钩稽、排比,对缪荃孙的生平和交游进行探讨,将缪荃孙放在晚清民初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再次是对缪荃孙的学术成果分类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归纳,对其学术成就进行评价,对其思想进行概括,缪荃孙的藏书思想、目录学思想、版本学影响、金石学成就、方志学特色等篇章就是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这种评价和概括是力求结合当时的学术背景并置之于整个学术史中进行的,同时也注意了对其学术渊源和影响进行探讨。

在对缪荃孙研究的过程中,我既深切体会到缪荃孙治学之勤奋,学术成就之巨大,也体会到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确实是我们文化演进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缪荃孙这辈学人承前启后,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巨大财富。同时,也发现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学术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当我为获得背景材料而读那时人的原著时,既少参照,亦无凭依,以至于时常有拓荒之感。所以对近代学术进行全面研究是件十分紧迫的事。令人高兴的是清末民初的学术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文献整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部分成绩,如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近代文学丛书,其中一些诗文集的作者像樊增